

有种挚爱叫倾听

赵荣发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素来脾气温和，从来没有叱骂过我一声，从来没有，即使在家道中落回乡当了一个农妇后，母亲说起话来也总是轻声细语的，从无粗俗的言行。与此相对应的是，母亲也从“心肝宝贝”地叫唤我，更不喜欢在大庭广众面前夸耀我。记得恢复高考当年，我在望眼欲穿中终于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疯疯癫癫地奔回家，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时，母亲也只是快活地说了一声，“真的啊，你们兄弟俩终于都考上大学了”，随后，便只是看着我，脸上笑成一朵无声的花。

但母亲是深爱着我们兄弟俩的，尤其偏爱我这个小子。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所乡村中学教书，不久被县广播站聘为通讯员，常常有些稿件在广播里播出。我以为母亲不会在意这些动听的，但我想错了。一天，我下班晚了些，等踏进自家院子，屋里的灯已经亮了。一眼望去，只见母亲站在窗口，面对着墙上那只“喇叭头”，聚精会神地倾听着。我怕惊动她，放轻了脚步，但母亲还是察觉到了，“你回来啦，‘喇叭头’里正在播你的一篇文章，我听了好一会儿呢！”

我的心里油然涌上一股暖流。原来母亲不仅喜欢听我说说学校里的事，而且还会悄悄地独自一人，这般专注地倾听自己儿子写的东西啊！

有种挚爱，叫倾听，一如我母亲在那一刻所传递给我的。它无须渲染，又总是出现在生活中，随时，随地。

我的一位老邻居最近碰到我时，聊起一件事。他说，当年住在二楼的阿萍姑娘不久前失恋了，悲伤欲绝。不伤透心吗？从中学到大学都是同窗，相知相识相恋相爱，阿萍姑娘把能给他的都给了他，谁知最后他却移情别恋。阿萍姑娘几天没有上班，在家以泪洗面。父母同事和朋友们百般劝慰，都无济于事。就在大家一筹莫展时，阿萍的一位表姐赶来，当晚，姐妹俩睡在一张床上，而第二天，阿萍姑娘居然就上班了，脸上还化着淡妆。

这位表姐是用什么方法解开表妹心结的呢？“我什么道理都没有说，我只是静静地听她的诉说。”面对大家的追问，阿萍的表姐说，“只是听到最后，不知怎么的，我也心里酸酸的，陪着表妹一起流泪，哭了一场。”

我却隐约悟出了其中的理由，那就是用心倾听。有位哲学家说过一句话——“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那么，架起这两者之间的桥梁，便是倾听，静心地，心无旁骛地倾听。诉说的人其实并不要求倾听者能拿出灵丹妙药，他们只是想把自己的话说给一个人听，说着说着，心里就不再憋得慌，说着说着，淤塞之处渐渐消弭，豁然开通，抬起头，呀，窗外的月色还是那么皎洁，早晨的太阳依然新鲜灿烂。

而最为奇妙的是，这一时刻的倾听者也会变得生机盎然起来。你看吧，那些平日里笨嘴拙舌的大妈，不修边幅的爷叔，步履迟缓的老伯，他们在认真倾听别人的诉说时，眼睛里也会波光潋滟，整个脸上仿佛披上了一层圣洁的光泽。

倾听，既是对别人的一种尊重，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修炼；倾听，既需要一点智慧，一些技巧，但更需要深沉的挚爱。人生在世，小时候喜欢倾听大人讲故事，长大了，变老了，就盼望别人倾听自己的故事。当你今日在倾听别人的诉说时，又岂敢保证，明天不需要别人来倾听你的诉说呢？

原来，倾听，还是一份延续的挚爱。



我在西安迁居三次，2002年宅于明德门，时间一长，还真是喜欢这里了。

初至明德门，难免怅然。其东的朱雀路处于断头状态，根本不知道什么岁月会打通。其南的丈八路是石子与炭渣所铺，遍处崩裂，一旦下雨，车辙猛陷，泥浆便飞扬四溅。它的两边春有小麦，秋有玉米，完全是农村风光。社区之间的几条明德路冷冷清清，只有一家扯面馆、一家牛羊肉泡馍馆和一家杂货铺，连一家发廊也没有。人与人相遇，彼此不熟，目光便警惕起来。

积日为月，累月成年，沉于工作之中，不知不觉，对明德门的树木、气息和声音已经习以为常，似乎也不在意它的什么了。

俯仰之际，睁开眼睛，突然发现这里除了空间没有变化，其中的一切都在变化。这不禁使我惊喜。

以人多之故，来来往往，需要注意避让让路，否则定会迎面相撞。有时候便问，这些人都是何处的？怎么都汇聚在明德门了？当然也是随问随置，不求甚解。晚上7点前后，夜市开张，卖馄饨的、卖冒菜的、卖烤肉的、卖凉皮的、卖炒米的，各占一角，尽显其特，以保证谁都能享上口福。灯火辉煌，也不用吆喝。汽车像从天上掉下一般，常常会

互相拥挤，形成堵塞。经过这里的巴士很牛，其喇叭偶尔要响一声，不过听起来是颇为节制的。凡明德路两边的门面，无不尽显其用，银行、医院、药

明德门

朱鸿

店、茶社、衣饰，当有悉有。民以食为天，餐饮遂最多，生意也最火。独门的行业也能发展，打字、复印、照相、洁牙、美容、书画辅导和打拳教授，无不存焉。黄色的单车无中生有，靠在墙上的样子像夕阳似的闲散。朱雀路已经打通，其出朱雀门，径达终南山。丈八路也以沥青筑成，走起来颇为宽阔。两排女贞迎风，万座高楼竟耸，农村的痕迹杳然难察。社区已经热闹且繁华，并纷呈着一些时尚的元素。

明德门是唐长安城三个南门的中间的，属于正门。当年它设五门道，但长安城别的外郭之门却只有三门道，足证其重要。明德门五门道各宽5米，进深18.5米。它的五个门道皆可并行两车，不过中间的门道只跑皇帝的马。明德门上建有楼观，北望是皇城朱雀门，再北望是宫城的承天门。韩愈所赞的天街就是从明德门到承天门之间的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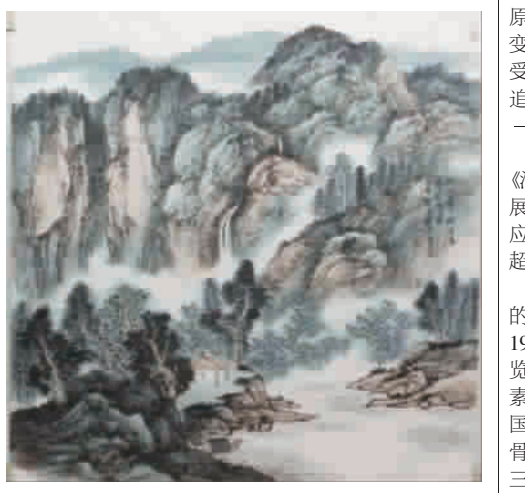
可惜明德门湮灭一千余年了，不但其雄伟无影无踪，即使它的所在之域也沦为西安的郊区了。我想，也许曾经还有狼在这一带的田野游荡和寻觅吧！

不过，一千余年的田野现在也消失了。唯经考古勘定，留下了明德门的夯土。此为遗址，遂作了保护。于是一段明德门遗址就变化为一个公园，老者在在此闲坐，幼者在此学步，快乐的是妇女，她们不分昼夜地在此唱歌和跳舞。

明德门的卫生过去不怎么好，令我久久皱眉。我曾经暗忖，也许这里除了没有卫生以外，任何脏东西都不缺吧！

然而我终于注意到此情况也在变化，仿佛一夜之间，社区经过了一次彻头彻尾的沐浴，完全是脱俗而出，干干净净了。树叶落地就扫，甚至要禁止烟头落地。污水没有了，浮尘也没有了。有一天，我经明德路回家，忽然看到行道旁的冬青上，每隔三五十米，便挂一个铁皮罐，以督促人有规矩地扔烟头，扔纸屑，扔皮屑，竟莞尔了。垃圾箱也置路边，但悬枝的铁皮罐却反映了一种特别的姿态。

一切都在变化，不仅是我栖息的明德门，实际上浩瀚的宇宙，小小的地球，古老的中国，无不在变化。探究世界变化的原因非我所能，但明德门变化的力量却是我可以感受的，其在于人对财富的追求及对文明的向往。



竹映翠微合 泉飞碧涧通 (中国画) 耿忠平

巢云诗钞 (十六) 汪涌豪

科茨沃尔德途间有作之一拜伯里二首

垣外芊绵水映天，
临照瓦甃不成眠。
才知屋础生苔锦，
忽有篱花到眼前。

自甘僻远弃踪尘，
邂逅居然有此身。
解释春阳花不起，
浮华刊落始醇真。

科茨沃尔德途间有作之二水上伯顿二首

欲分香度度兰茗，
敢道东君具礼邀。
无奈浅深多荇草，
清瑶才到彩虹桥。

九衢声外日西斜，
终古殷勤度暮鸦。
默识垂杨轻颺动，
好知鸭绿落谁家。

科茨沃尔德地处英格兰中部丘陵地带，包括切尔腾纳姆、格洛斯特、牛津到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福、巴斯以及布里斯托所环绕起来的整个地区。中世纪时，凭着斯特劳德河谷多制作染料的漂白土与赭红石，还有地处布里斯托尔港口带来的出货的便利，这里很快成为英国最著名的羊毛产地之一。财富的积累，让当地拜伯里小镇很快热闹起来。至今，这里阿灵顿路小屋联排的蜜石建筑，依然保留着十四世纪人们富庶安稳的生活痕迹。由科隆河畔草甸、鲜花与零星散落在四周的教堂、救济院构成的和谐安谧的田园风景，更为其争得了“英格兰最美乡村”的称号。距它很近的水上伯顿，因为相同的原因也很快繁荣起来，并靠着穿城而过的潺湲小河、随风飘摆的贴岸垂杨以及姿态各异的亲水石桥，被人誉为“英国的威尼斯”。

现在去英国旅游，没有谁会忘记拜访它们，包括周边十几个保存完好的旧村落。在人们眼里，这些有羊群点缀的美丽田畴，与夫石南花装扮的乔治亚风的沧桑斑驳的房舍，真堪与法国普罗旺斯、意大利托斯卡纳鼎足而三。但在英国人那里，这一切远不仅是风景，他们也远不仅是因为受现代或后现代意义上的物质挤压，才来此体会乡村的宁静，或借以表达对浮伪拥挤的城市生活的鄙弃。他们是真的感受到这里有英国人的灵魂在。用鲍德温的话，“英格兰就是乡村，乡村就是英格兰。”所以他们小心地呵护着这里的一切，将其视作自己心中残存诗意的真实投影，甚至与自己相视莫逆的心灵知己。说起来每个人都有故乡，但以一种近乎偏执的方式告诉人，只有这样的故乡，才配这样生动地存活在人心里的，不能不说是仍安居在科茨沃尔德的英国人。

化茧

苏剑秋

风景更美的是米勒和巴比松同仁的。此话不假。同样在展览中初见印象派大师的早期作品，对以后的喜欢印象派起到启蒙和决定作用。一个画展的登陆，如同重新开启了一道闸门。

岁月如梭，人们从这里走向世界。那年《法国19世纪农村风景画展览》在上海时，巴黎奥赛美术馆还未建立。我想大多数展品也许从卢浮宫库房里搬出的吧。

如今我站在奥赛美术馆这个由老火车站改建而成的艺术殿堂中，重读米勒《拾穗者》等佳作。从卢浮宫按历史的延续，到巴比松印象派，再到近现代表现主义，在艺术长河里徜徉。米勒等巴比松画派是写实传神的，印象派则代表抒情写意的一路。

前些日子，忽然想到，当时画展开幕时，有一册活页图录赠送，是印刷得相当精美的画册，可惜的是现在怎么找也无着落，当时藏得太好，时间久了反而不知去向。

我又仿佛看到傅雷、罗曼·罗兰在《拾穗者》他一生的辉煌。我想，比那前会意的神情。



编者按：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习近平同志勾画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好蓝图，令人振奋！本月初十日谈推出“逐梦心声”后，读者投稿踊跃，争相分享自己感受到的身边的变化与进步，体会到的满满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把人民放在首位，努力满足百姓的期盼。应读者要求今起再推一组“百姓新曲”，倾听百姓心声，展望美丽中国，谱写新时代新曲。

我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书虫儿，饭可以少吃，觉可以不睡，喜爱的书必须看。所以图书馆是我最爱去的地方。

在上海生活了近20年，对这第二故乡却愈发情浓，原因之一是我爱的图书馆越来越好，吸引着我不停地跑过去淘书，圆了我的“书虫”梦。

因地利之便，住静安工作在虹口，两区的图书馆跑得最多。最爱嘛，当然是宝山路街道图书馆和水电路虹口区图书

馆了，因为只有区级图书馆联网了，因为只有区级图书馆联网了，因为只有区级图书馆联网了，因为只有区级图书馆联网了。

读者统计出上一年你的“悦读”清单，读者可以了解自己全年的阅读量和读书特点以及在全上海市的读书水平，还授予荣誉称号呢。哈哈，忍不住秀一下：2016年我借了60多本书，阅读880多万字，段位是极客。骄傲的背

后，是社会文化设施的不断完善和社会发展惠泽民众的功德。

再说一件关于水电路虹口图书馆的“光荣”事儿。去年大学密友来沪，就约在水电路图书馆小聚，因为那里宽敞明亮，环境宜人，关键还有咖啡吧。老同学陪我还书、借书后，我们在咖啡吧就坐，临窗畅谈，品茶叙旧。不待我问，北方名校的图书管理专业人士，竟然对水电路的区级图书馆由衷赞叹。设施、藏书量、服务水平和高科技程度，都

图书馆是盈我的精神家园
郭英莹

1978年5月，上海《法国19世纪农村风景画展览》

所引发的轰动效应和带来的深沉思考远远超出了画展本身。

作为美术界改革开放的序曲，虽然称为《法国19世纪农村风景画展览》，有它的特定环境因素所在，却真正带来了法国甚至整个欧洲艺术的风骨风貌。当年展览的一波三折可想而知，毕竟我们的大门紧闭了那么多年，忽然间让人们站在西方绘

大大超乎她的想象。她说没想到阅览室里坐着满满的普通百姓，安静的氛围，专注的程度，不亚于大学校园里的莘莘学子。

日新月异的大上海啊，发展腾飞的迅猛脚步真的令人目不暇接。今年图书馆又有新神器亮相了，那就是电子自助借书机。还书借书读者全部自助处理，提高了借还书的速度效率。有时遇到年纪稍长的读者不太会用机器，工作人员也会第一时间过来指点帮助。在图书馆淘书，越来越变成一种时尚了。

读书是构建丰盈精神家园的基本路径，大上海为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完善图书管理的设施和提升现代化水平，是圆中国梦的奏鸣。当我走进图书馆，拿起陪伴我的书籍的时候，不经意间抬起头，梦中

十日谈

百姓新曲
《嗲阿姨的美好时代》。

